

17

白如云

上

萧逸作品集

1327989

17

白
如
云

上



CS15129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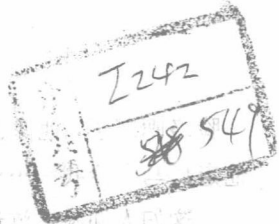
I712.45

01253

萧逸作品集

重庆师大图书馆

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第一章 悲惨世界 杀伐江湖

“爸爸！可怜可怜我吧……别再打我了……”

“小杂种！谁是你爸爸？我看见你就有气，你给我滚！我不能花钱养你这废物……”紧接着又是一阵挥打的皮带声和骇人的惨叫之声。在这寒冷的冬夜，声音那么清晰凄惨，令人闻之汗毛悚然。

顺着声音找去，那是一处小山，山下有几亩旱田，田边歪七斜八的有几间草房，用稀稀的竹篱笆墙围着，那断续的咆哮和凄惨的孩子哭声，就由这草房内，随着西北风传遍了这整个的小山。正因为有些人是和西北风一样的无情，所以一任这孩子哭啼得如此悲惨，却没有一个人过问，甚至都没有一个人打开窗户，探头出来看一下。

所以这凶汉更加暴虐，他用那只沾满了泥泞的大厚皮靴，就像是踢球似的，把这孩子踢得在地上一溜翻滚，一面大声的叱道：“快给我滚，不滚我宰了你！”说着竟顺手操起了一口砍柴刀，赶上一步，正要挥刀砍下，却由一边扑叫着奔出一个妇人，猛抱住这汉子的两腿。

这妇人约有三十左右的年岁，体态轻盈婀娜，桃腮樱口，倒很有几分姿色。她抱住这汉子的腿哭叫道：“饶了他吧……你讨厌他就叫他走吧，千万可别杀他，我求求你，老虎……”

这被称作老虎的凶汉，是一个四十左右，又高又大的黑汉，

一脸络腮胡子，他像丧失了人性似的，大声咆哮狂跳着道：“叫他走！马上给我滚……再不走我杀了他……”

这妇人仰脸哭泣道：“陆老虎！我想不到会改嫁给你……你好狠心，他虽不是你亲生骨肉，但我是他娘，你就真忍心把这孩子赶出去，可怜他才七岁，你叫他到哪去？”说到此，这妇人泣成一片，又抽搐道：“天这么冷……可怜他除了我这娘以外，连一个亲人也没有……老虎你就饶了他吧……以后一定不叫你为他生气……”说到此，这妇人已泣不成声。

那被称为陆老虎的男人闻言后，毫不动容，像豹吼一样叫道：“柳尚香！我告诉你，我娶的是你，可不知道还带着这个小杂种，少给我整天抹泪，我陆老虎可不吃这一套，你干脆说，叫不叫他走？你不忍心赶，我就下手了……”说到此，一仰脸，瞪着滚爬在地上的那个衣衫单薄的孩子，一声怒叱道：“他妈的！你走不走？我……”他作势想挣开这妇人的双手，但是这女人死也不放手，只急得陆老虎顺手打了这妇人两个耳光，竟使她顺着口角淌下血来……

墙边的孩子，他此时没有哭声，像呆痴似的注视着他的母亲，和他曾听母亲话而叫作爸爸的男人。看样子这孩子顶多六七岁，在这寒风凛冽的严冬夜，这孩子仅穿着一件千疮百孔的小夹袄，透着红紫的肌肤和斑斑的血渍伤痕……

大大的一双眼睛，挺秀的鼻梁，使人可看出这孩子长得十分俊秀，虽然半边脸已凝血而肿起老高，但是可断定，这是一个好孩子……

忽然那妇人鬼叫似的扑向这孩子，泣道：“乖儿……走！娘带你一块走……我们离开这野人远远的……娘就是要饭也能养活你……”

这孩子闻言哭叫了一声：“娘啊……”竟自哭扑在这妇人的

怀里。忽然一只蒲扇大的巴掌抓住了这妇人的头发，向后猛一抡，就势飞起一脚，把这孩子踢出老远，紧跟着骂道：“你想走？没这么好的事！大爷花了二十两银子！二十两银子……臭娘们！你知不知道？”接着左右开弓，蒲扇大的巴掌，就在这妇人的脸上像暴风雨似的开了花。

也不知是什么勇气，竟使这孩子由地上一翻而起，他跑到这疯汉的身后，两只鸟爪也似的小手拼命的抓这个黑汉的背，哭叫道：“快放开我娘！快放开我娘……我马上就走……”

这野人闻言，忽然冷笑的回头喝道：“好！小杂种你走，你走了就没事了……”

那妇人哭嚷着道：“乖儿……你不能走！娘只有你这么个儿啊……”

出乎意料之外，这孩子并没有再听他妈妈的话，他用那冻得像红萝卜似的小手，擦着流出来的泪，一连退后了好几步，泣不成声的道：“娘……我不走，他会打死你的……娘！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来接你，我要杀了他！”

他用手一指比他强大十倍的男人，最后这一句话，竟自音调高亢，然而他毕竟知道眼前的人，实力比自己强大得太多了，本能地转身跑到门口，出乎意料之外，这陆老虎却没有追他，也没有再打他的妈妈，竟然仰天一阵狂笑，像暴雷似的笑喝道：“好！小杂种！算你有种，老子就等着你的，你娘你可以放心，有我在一天，她走不了，我可舍不得叫她走，赶明几个，还要让她养一个胖小子。”接着又是一阵仰天狂笑。紧跟着就听见那妇人狂叫了一声：“儿啊……你不要娘了？”

这陆老虎再低下头一瞧，风门洞开着，这孩子已走了，只是他娘还趴在地上哭成一片。陆老虎得意的一抬腿，把那扇门给踢关上了，一展浓眉，笑哄道：“心肝……别哭了，以后就好

了，我再也不会打你一下。唉哟……看你哭成这个样子，真是！”说着抱起了地上的妇人，用他那长满了胡子的脸在这妇人如玉的脸上擦来擦去，一面又进了另一间房子，这少妇只是啼哭……如此这一幕悲剧，似乎暂时结束。

原来这妇人本名柳尚香，原是一白姓大宅中的小妾，可怜自从被主人收房后不及三年，这白老爷就染病而亡，却养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如云，也就是那捱打的孩子。

这柳尚香因早日倍受丈夫宠爱，大遭众妻妾妒恨，故此这位老爷一死，众妇人竟买通宅内帐房先生，暗以白银二十两，将她卖给外县一种田的野汉，这汉子就是那陆老虎。

四年来，可怜的白如云，就在这继父毒打叱骂下过日子，他那纯真的心灵中，自幼就酝酿了冷酷与无情，他恨陆老虎，恨不能吃他的肉，有时候，他甚而也恨他的母亲。

终于他离开了这个家，像呆子一样的，不知道冷，也不知道痛，有一步没一步的往前走着。

午夜的风，就像箭一样的刺戮着他的肌肤，机伶伶打了一个寒噤，他仰头瞧着眼前的大山，心想：“常听人家说，山上都有庙，庙里一定有和尚，和尚都是好人，我去找他们，求他们给我点吃的，让我住一夜……”想着他果然手脚并用的往山上爬去。

一个时辰后，他爬到一处石丘上，这地方一望全系白石，高矮不一，错落林立，再往山上，黑森森的一望无际，枯藤纠葛，时有狼号之声。白如云到底才只有七岁，触此情形，竟吓得哭了起来。同时全身已快被冻僵了，他爬到一块大石之后，借以挡住那刺体的冷风，脑中充满着害怕和仇恨，他想：“我是要死了吧……”忽然一阵呻吟之声随风传入他的耳中，吓得他打了个冷颤，再仔细一听，果然有一阵断断续续呻吟之声，这一

下子他可听清楚了，不由顺声望去，这声音就发在不远的一块大石之后，吓得他也不敢哭了。

隐隐听到那呻吟之声又起，并不时加上几声咳嗽，这使他听清了，那决不是鬼，是一个人。

他想：“难道这半夜里，野山上还会有人？这人还会比自己更可怜？”

想到此他颤声叫道：“是谁？”那人没有理他，依旧哼着，半天才听那人微声道：“你……是谁？快过……来！”白如云闻言精神大振，忙走到那大石之后。此时明月复出，如银的月光照着这石下的人。白如云触景，竟吓得怪叫了一声道：“你你你……是人是鬼？”

月光下这人竟是一个面黑如漆，唇红如火，头上乱发披拂，腮下疏落落生着一股山羊胡，身材瘦小，披着一件黑色道袍的怪状道人，这道人闻言乍开双目，射出两股奇光，阴沉沉的一笑，道：“胡说……八道，我要不是被这……怪蟒咬成重伤，非打死……你这小鬼不可……”

说完话又闭上了眼，独自哼着。白如云后退了一步，擦了一下鼻子道：“那你是一个老道是不是？你受伤了？伤在什么地方？我也有伤……”

这怪道人有气无力的又睁开了眼，看了一下眼前这小乞丐，果然是衣不遮体，伤痕累累，不由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小鬼！你过来……来……你受的是轻伤，死不了……我可不同了。”

白如云呆看一会点头道：“好！我扶你起来，我们下山找大夫……不过我可没钱……”

说着一跛一拐的走近了那老道，这老道容他走近了以后，猝然一伸手扣在他的小手脉门之上，白如云顿觉全身麻软无力，上下战抖。这老道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小鬼！你听着……我一只腿被

怪蛇咬了，不能动，可是我手还能动，你是想死想活？”遂松开了手道：“你已经被我扣死了五脉六阴，除非我解救你，否则绝对活不过明天。不过你如给我做些事，我不但可给你解去禁制，并且同时也可给你医好身上的伤。你愿不愿意，快说！”

白如云心中一怔，再看这怪老人一只右脚，果然肿大如水桶一般，心知这老人说话不假，当时冷冷的说道：“老道！你要我做什么事，快说，我只是愿意给你去做，并不是怕死！”

这老道闻言似乎一怔，他没想到这孩子竟会说出这种坚毅的话，当时脸一红，阴阴的笑了笑，道：“好吧……我只要你到那边给我找一桶水，别的就没有你的事了，你愿不愿意？”

说着那深凹在眼眶内的一双眸子闪闪的发着光，瞪着白如云，目不少瞬。

白如云这一仔细看老道，愈见其兔耳鹰腮，鸢首枭面，真是世上从没见过这么难看的怪人，但他心中不感到害怕，闻言后点头道：“就是这点小事呀！好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找水。”

怪老人点点头道：“小东西……这才听话，乖！”

忽然这孩子闻言大叫道：“你不要乱说，什么听话，乖！我最恨听这话……老道！你要是再说这些，我就不管你了，让你中毒死了算了！”

这道人闻言猝然大怒，手才一抬，眼珠一转，不由又笑着放了下来，心中惊奇，暗忖：“这小子的个性，倒是蛮对我胃口……”想着冷冷的笑道：“小子！好，听你的，你可得快点来……”说着，由身后革囊内掏出了一个皮袋，迎风一晃，已展开为一圆桶状的皮囊，递与他道：“只要这一袋水就够了。小子，你要是敢偷跑，到天边我也能把追回来……”

白如云一怔道：“你不是说我要是跑了，不出一天就会自己死么，那你还追什么？”

这老道一怔，不由笑道：“对！我却忘了……”

白如云提着这水袋转身就走了，老道瞪视着这童子，心中透着一线希望，渐渐这小孩消失了，忽然他自叹了口气道：“这小鬼是不会回来了，我上当了……”

忽然不远处一物徐徐而至，边走边哼着，这孩子回来了，双手提着一皮袋清水。

这怪老人见状大喜，一面接过水，笑道：“好小鬼！可难为你了。来，我给你把穴道解开吧。”

白如云冷冷的退后一步道：“老道！你不要吓唬我了，我知道我死不了的，你根本就沒点我什么穴道。”

这道人心中一惊，暗忖：“好一个聪明的孩子！”当下笑了笑，道：“好小子！既然如此，你来帮我好好把这腿洗洗，等我治好了腿，再和你谈谈。你这小鬼头叫什么名字？”

白如云一面趋前扶老人坐正，一面摇头道：“我没有名字。”

老人皱了一下眉，遂道：“你家在哪？”

白如云冷冷的道：“没有！”

这道人嘻嘻一笑道：“好得很！你父母呢？”

白如云眼中流泪，慢慢摇摇头道：“没有……都没有！老道，你别问，我给你扎好腿，我还要上山呢！”

老道一面由袋内取出一只羊脂瓶，倒出了一些白粉在水内，一面皱眉道：“上山？你上山干什么？这山上连鸟也没有一只。”

白如云不由一怔道：“和尚呢？”

老道伸手摸了他头一下，摇摇头道：“废话，哪来的和尚……”

白如云不由低下了头，半天他咬着嘴唇不发一语。

这时就见道人由身上取出一把匕首，拔出鞘来精光四射。

白如云一怔道：“你拿刀做什么？”

道人一笑道：“你不要管！先替我把裤腿卷起来再说……”白如云听他的话，把他那大裤腿卷了起来，原来那一只小腿，全都乌黑溃烂了，发出阵阵的腥味，令人嗅之欲呕。

老道以手浸入水中往那烂腿上浇着，白如云为他帮忙，道人笑道：“这么臭你不嫌脏？”

白如云冷然道：“臭有什么关系？”

怪道人微笑着点了点头，遂道了声：“你闪开了……”

白如云后退了一步，猛见他挥动手上那口匕首，白光闪处，一片丝丝声，这道人竟像削木头一样的削着自己的那条腿，霎时之间，竟削得仅剩了一根骨头，这道人居然连眉毛都不皱一下。

看在白如云眼内，心中起了一阵极度的崇拜，同时有一种说不出的爽意快感，忽然他竟觉得这相貌狰狞的怪老道人，和自己太投缘了，今后如果能常和这道人在一起，倒是一件痛快的事，想到此不由走上前一步，笑咪咪的道：“这倒蛮好玩的，老道，要不要我帮你？”

这道人正在削肉剔骨，去那鳞毒，闻此言后心中又是一动，再一回头，发现这孩子竟是面带笑容，居然毫无恻隐的神情，不由眼珠一转，遂有意把手中匕首递与他道：“好！你就帮我用这刀小心的刮这骨头，要把黑色刮掉成为白色才行。”

白如云接过刀连道：“我知道。”遂笑咪咪的双手持刀，嚓嚓有声的刮了起来。

这道人目睹此景，不禁仰天长叹了一声：“楼大中呀楼大中，你四十年来日夜想找衣钵传人，今天才如愿以偿……”言罢竟自以手揉摸着白如云的头，咧开如血之唇，声如夜枭般的笑了起来……

这一笑，不由笑得白如云莫名其妙，此时这老道自他手中

接过那口匕首，把手中玉瓶倾往那白骨上洒下，又撕衣为带，白如云帮助他包扎好。

这道人道：“你的伤，我们回去再看，不要紧。”

白如云一怔道：“回去？回哪里呀？”

这怪老道咬着牙道：“回四川青城山……你愿不愿意跟我去？”

白如云大喜道：“我愿意，老道你真好。”

这道人扶着他笑道：“我们这就走。”不想才走几步，竟由道人身后噗通一声，滑下一物。

白如云拾起，见是一黑光闪闪的套子套着一杆颇为沉重的东西，不由问道：“老道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道人点头笑道：“你打开看看。”

白如云果然用劲把它抽了出来，竟是一面用极细钢丝编成的一面铁旗，展开来黑光铮亮，闪闪耀目，旗杆长有二尺五六，一色紫红，也是紫光铮亮，旗尖为一菱形白刃，看来颇为锐利，白如云不由双手举起道：“老道，这是一面铁旗呀，要这干什么用？”

道人呵呵怪笑道：“不错，它是一面铁旗，不过是用九合柔金丝所编。小鬼头，它就是震惊天下的紫金旗……是一把最能杀人的好家伙。走！我们走。”

这道人卷好铁旗往背上一背，一手夹起了白如云，单足纵处，就像一只巨象，星驰电闪的往山下扑纵下去，霎时，竟没了他的踪迹，只有天上的寒月，依旧照着山野，西北风依然无情的刮着……

四川省，位于我国西南内陆，境内多山，有大山诸如大雪、大凉、大娄、巫山、大巴，环峙四周，大多峰峦峻秀崖壑回环，

林树森森，参天蔽日，入米仓绕摩天、大雪二山，更是山重岭复，往往有荫蔽数百里的原始林木，黑压压不见天日，林谷之中，每生珍兽异禽，栖息游衍，四出觅食，可谓之奇险之地，一般山林逸士，不是来此选胜登临，踞履往来，再不就是觅地幽隐。

但自来求静反动，却不能尽如人意，况乎木秀风摧，名高见嫉，有时难免生出一些事情来……

入秋以来，气候转凉，从陇西山地刮来的“卷毛风”，连日来使这秦岭官道上的旅客不胜其苦，这种风起时蔓延千里，黄尘万丈，声如豹吼，尤其是这条官道上，全系碎石铺地，吃这“卷毛风”一刮，都席卷而起，一发千百，中人如箭，端的是厉害无比，所以连日来这条驿道上鲜有人迹，只有这呼呼的风，卷起地上细石打在草木之上，发出沙沙之音……

这条山道本甚宽敞，但一入隘口，山势转峻，奇石错布，峭壁千仞，这山道也就窄多了，仅容三骑并驰，再往前就更窄了，然而它是入川必经之路，尽管奇险无比，却常有一些商旅镖客经过。

黄昏的暮色点缀在这一片山林小道上，显得静寂异常，除了那呼呼的风，还是一个劲猛刮着，这一望如龙蛇伸缩的小路上，竟是没有一人……

忽然风声中传出一声长吼，紧接着这吼声断断续续，隐约可闻出那是：“镖——镖——”

“伍——天——麒——伍——天——麒——”声音嘶哑如吠，紧接着就有一骑枣红马由这山隘口转入山道，这人双手按唇呈喇叭形，正在大声吼着，待他走近约有五六丈之后，才又由这隘口转出一骑人马，一色紫缎风衣，内着紧身衣靠，连续驰出竟有八人之多，都是佩着鲜泽的兵刃，碰在皮鞍之上，发

出铮铮锵锵的鸣声，暮色里更显得这八骑人马神武雄壮。

在这八骑人马之后，竟是一列十辆漆黑镖车，全系独轮带着推手，每车都由一年轻的小伙子推着，镖车上俱插着一色漆黑三角小旗，旗上是“泰顺”二字，迎着这疾劲的卷毛风发出啪啪之音。

最后又出来了二匹骏马，一黑一白，白马之上是个看来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青巾扎头，凤眉杏目，桃腮樱口，身着一身水绿薄缎紧身的劲服，外罩猩红的长披风，马颈上悬着一口黑穗长剑，真个是风姿飒爽，秀目澄波，好娇秀绝伦的一个姑娘！

那匹黑马之上却蹬鞍隆背坐着一个老人，这老人年纪可有七十出头了，雪白的长须被风飘到了颈后，两道又厚又长的眉毛，双眉之下那双眸子又细又长，开合间神光十足，令人不敢逼视！

这老人一身青绸秋衫，两只大袖上卷一半，露出一双细白的手臂，足下是一双布质便履，偶视之，只疑这老人是一山林逸士，出外游山玩水，却不知他竟是名扬大江南北的王牌镖师金剪手伍天麒。他自出道以来，多少绿林中不可一世的怪杰，都丧命在这老人的双掌之上，武林中水旱各道，提起此老来，真个是不寒而栗！

这伍天麒声望之高，武技之精，已使一般绿林道中人望风披靡，只要是这老人那面金剪镖旗所过之地，简直是通行无阻，从没有任何人敢轻捋虎须，尤其是近十年以来，他又上了年纪，可以说他自己从未押过镖，再大的银镖只有两个镖师，亮着伍天麒这一面金剪镖旗，可以说畅行四方。

然而今日这狂风之夕，苦道长途，这位老人居然亲自出来了，这简直不能不说是奇迹。

原来那白马之上的少女，正是老人独生的掌上明珠，芳名

青萍。这伍青萍自幼追随父亲，练成一身惊人的绝技，尤其擅打一种暗器，这暗器名唤“金风剪”，是伍天麒独创的暗器，一手三剪，这是他父女独有的绝技，因此武林中都给了这姑娘一个绰号叫“金风剪”，早在武林中引为佳话。

到底这是一趟什么镖？居然能令他父女一齐出手，而且八位镖师也出来？这其中有两个原因。

原来这条秦岭侧道，风传最近新出了一位绿林怪客，谁也没看见过这怪人是何容貌，只知他掌中有一面怪旗，近月来折在他手上的成名镖师不知凡几，这位铁旗怪客，好似专门和镖师过不去似的，一般商旅任你带着多大财产，照样通过无事，只要是保镖的，那就算倒了楣了，劫了镖银不说，多半还得把命赔上，手段之厉，下手之毒，可谓开绿林之始。因此风传之下，这位老人家却不得不谨慎了，正赶上要往川地走一趟镖，所以这伍天麒一反往常，亲自出马率众押镖。

然而这并不是主要的理由，主要的是他这位掌上明珠伍青萍小姐已到了及笄之年，自幼即许配给云南点苍山前辈异人龙可忠之子龙匀甫为妻，此次行镖便是送女出阁，在这双重的情形之下，这位老侠客不得不亲自出马。大江南北此时都已获悉了这消息，认为这一次那铁旗怪客可碰见棘手的人物了。以金剪手伍天麒那种惊人的武功，江湖上都认为那铁旗怪客一定是望名生畏，绝对不敢再轻易招惹这位老镖师，就连那伍天麒自己，想起来也有如此感觉，他常常想：“如果这使铁旗的小子聪明的话，他就应该这一次躲得远远的。否则，嘿！我老头子晚年可又要开次杀戒了……”

他是那么的自信，充满了豪气，就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……

此时绕过了这山口子，眼前形势愈发陡峻，这伍老镖头不由微微皱了一下眉，对身侧的女儿笑道：“那铁旗怪客要是果在

此处盘踞，那么这里形势是十分险要，真可谓一人当关，万夫莫入……”

伍青萍闻言一翻秀目，在马上笑道：“爹！人家都说这铁旗怪客厉害得很呢，大概知道爹要来了，吓得他跑了……”老人手捋银髯笑道：“但愿如此吧。我老了，也真不愿再多惹事了。”二人正说之间，忽听铃铃一阵破空之声，伍天麒脸色猝然一变，啊的叫了一声，仰头一看，正是一杆黑羽朱杆的雁翎响箭，一闪即往对岭逝去，他父女猝然拧缰勒马，遂听前行人马一阵吆喝，俱都停马不前，那八位镖师有四位已亮出了兵刃，转马驰近了镖车，另四位却是勒骑不动，喊镖的趟子手老霹雳李茂森，此时也已见状，他是老江湖了，押镖以来，见过多少惊险场面，一见这枝雁翎响箭，就知是绿林中踩盘子的信号，哪能不惊？此时见状扭骑催马，泼刺刺已驰近了伍天麒父女，低道：“当家的！可有点子啦，这地方可太不利了，你老人家想个办法……”

伍天麒双目环扫了四下一番，也发觉此处地势太窄，动起手来难以照顾镖车，不由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前面带路，出了这岔口子再说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一道上的人物，居然跟我老头子过不去……”

这老霹雳李茂森闻言后答应了一声，掉转马头口中吆喝道：“镖头说立即护镖前行……”跟着领先催骑，又吼了起来：“镖——镖——泰顺——泰顺——”

“伍——天——麒——伍——天——麒——”声调悠远，四谷回响不绝！

伍老镖头在马上一打量四山情势，也不由心中暗惊，暗忖好一番地势，穷目所望奇峰凸云，峭壁林立，老藤纠葛，展延着森森的茂林，这绿林人居然盘踞于此，只此见识气魄已透着不凡。

伍青萍此时蛾眉深锁，挨近父亲道：“爹……我们还是绕道吧……”

金剪手伍天麒闻言，一耸那两道白眉怒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……”

伍青萍不由脸一红，哧哧道：“女儿总觉得这一次不大吉利的，爹岁数也大了，何必再和这般绿林小丑一般见识？”

伍天麒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真是满口胡说八道，我金剪手自吃了这口饭以来，何曾作过这种丢脸的事！你不要替爹担心了，谅这等小辈又能把我父女如何？嘿嘿……”

这老人冷笑着，那一双细目乍开又合，眸子内透出怕人的光芒，他依旧是带马前行。

转眼间这一行镖马又出去三四里，眼前地势高凸，多松柏，大都高可参天，垂荫数里，除了这一行人马走路之声，再就是飐飐如哨的风声。

很奇怪，自从那支响箭消逝以后，竟是没有任何动静，愈发的令人不解了。

伍青萍展眉一笑，说道：“别是这伙贼人听到喊镖，知道是我们泰顺镖局的镖，吓怕了吧？”言罢又看了父亲一眼，抿嘴一笑。伍天麒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孩子……你太幼稚了……正因为这伙贼子一直不出来，才愈是不凡，你等着看吧，事情还没了。只是我奇怪，难道还真有明知我老头子亲自押镖而来，却胆敢来劫镖的人么？这人真是不简单了……”

俗谓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这位老镖头果然见解不凡，就在他这话才一说完，又是一阵铃铃划空之声，这一次却是一支白杆红翎短箭，直往侧面林内射去，伍天麒冷笑了一声，看了自己女儿一眼道：“怎么样……”遂向前面的趟子手李茂森喝了一声：“亮旗。”

那李茂森答应了一声，遂至第一辆镖车上拔下一面金杆大旗，迎风一晃，已将这面大旗给亮了开来，金剪手伍天麒仰着脸看着这面金边大红色，绣着一个“伍”字的旗帜，不发一言……

此时众镖师也都感到事情不简单了，按说这代表伍天麒的旗帜一亮，无论那道上的什么好汉，都该知道伍老镖头已到了，多少总要卖些面子，所以这些镖师此时心内都很紧张。

伍天麒看了一下左右形势，正是一块山崖的尽头，再行就是平地了，不由眉头一皱，方料及此处不善，果然弓弦响处，一支利箭直奔老镖头头顶上射来，伍天麒不由冷笑一声，容这箭已来至头上，突翻右腕，以中食二指向这箭杆上轻轻一箝，竟给箝住。

他先不往那箭身看，却冷笑了一声，朗声道：“是哪一条道上的好朋友？何妨请出一见，伍某这里候教了……”

言才毕，果闻哈哈一阵怪笑，声音颇为苍老，这人笑声甫停，便朗声应道：“盛名之下无虚士，金剪镖王果然是不凡，我岳某见识了……”遂又闻其喝了声：“欢迎伍镖头。”紧跟着铜锣响处，竟由山道两翼，出来了百十个膀大腰圆的壮汉，俱是手持厚背鬼头刀，一色的血红衣，显得十分劲壮。

这两队壮汉一出，呈弧形将这山道横拦了个密实，俱虎视眈眈的瞪着对方镖客不发一语。

伍天麒此时已带马至前，单手抚着银髯，像是没有事似的，似这样颇有一会儿，才见由一羊肠小道上，谈笑着走下了两个人来。

为首一人是一六旬左右的矮小老头，脑后一条花白小发辫，长仅数寸，身着古铜色马裤褂，青缎子的便履，两颧高耸，左额上还多了一颗挺大的黑痣，手中一只长旱烟袋，边走边吸，其